

## H 动物档案

## 蜻蜓

■ 严敬

一只黑色的蜻蜓，停在窗户旁，它的腿扒住墙面，好像想以这种不太舒服的姿势再睡一个懒觉。

朝阳阴凉，露水浓重，没有谁和它争抢这些食物，而且，它所需不多，一滴露就会让它活得相当自在。不过，大家也许不知道，它真正喜欢的美食，不是晶莹的露水，而是一种气味，它闻到这种气味，就能饱肚。天气越热，它飞的越勤，它会停在空中，吸着空气中的各种气味。这些气味是草的气味、树的气味、水的气味、泥的气味。它闻这些气味活了下来。只有炎热天气，各种气味才会热烈起来。

每天起床起得最晚的鸟儿，也开始在舒展歌喉，但这只蜻蜓，睁着大眼睛，仍在睡觉。

我想，它来到我的窗前，是很偶然的事情，我俩，因此而有了一面之缘。

## H 名家翰墨

## 海口：是水口，也是火口

■ 孔见

如果你是一名游泳好手，从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入水，划过十八海里波光潋滟的海峡，爬上岸来就是海南的省会海口。站在西海岸婆娑的椰子树和木麻黄树下一眼望去，海口就像是漂浮在烟波之上的梦幻之城。特别是夏天，迷离的天空下，淡蓝的雾霭中，它的真实性似乎只能通过一瓢清凉的椰子水来证明。

发源于海南岛中部山区的南渡江，经过不知多少回的迂回与跌宕，像一条元气充沛的蛟龙从海岛北端潜归大海。海口便是它的入海口。即便经过上千里的萦绕与涤荡，江水至此还十分清澈，波光的鳞片灵气犹存。风平浪静时，还能看见一尾尾游鱼，在水中寻寻觅觅。从居民家厨房水龙头里拧出的水，泡起茶来依然清香袅袅，散发着热带雨林深处的气息。海口可谓龙归大海之地，因此有很多以龙命名的村落与街道：龙昆、龙岐、龙华、云龙、龙塘，等等。

海口区别于众多城市之处，不仅因为它是一个水口，而是一个火口。这座城市的制高点是一座火山，准确地说是一个火山群落。在一万年甚至更早以前，从土地里爆裂开来的数十个豁口喷发的岩浆，一定是无比的辉煌，可惜没有人能够看见，因为那时候这一带还没有人类生活，但嬉戏在灌木丛中的野兽，特别是那些隐藏在洞穴里的冷血动物却在劫难逃。灼热的熔岩冲到云天之后又洒落下来，源源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，吞噬着地面上的事物，多少刚刚还活蹦乱跳的生命都熔化为石头的纹理。岩浆凝固之后形成充满气孔的红褐色的石头，是地面上最具沧桑感的事物。海口周边的村落，从房屋到围墙、道路，都是用这些火山的灰烬垒叠而成的，走进老旧的屋子，似乎仍然能

够感受到火山爆发的余温。可以说，万年以前发生的那场造山运动，至今都还没有完全平复。现在，斑驳的火山石成为一种稀贵的装潢材料，它内在的炫丽与外表的沧桑结合成一种迷人的质感，是现代工艺无法模拟的。

坐落在一座火山喷发的余烬和一条河流冲积的沙洲之上的海口，十分适合人类的居住。火山爆发留下的熔岩浇铸了城市坚实的地基；而南渡江清澈的流水，至今仍然以许多弯曲的支流将这座城市蜿蜒萦绕，清洗着它玉石般的时光。

海口是一个水盛火旺、水火既济的地方。海口府城至今完好保存着“琼台福地”的牌坊。一些传统的节日，会有不少人到那里烧香祈福。应该说，生活在海口的人都是有福气的。且不说别的，就生命须臾不能离开的饮用水源和呼吸空气而言，品质在国内大城市里也是数一数二。

历史上，国家的版图总是在扩张与收缩之中，但海南岛作为中国的领地，自两千年前伏波将军那匹俊美的白马登上海岸，就没有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了。但在舟船不便、车马迟缓的时代里，海南岛都显得过于荒远，因此，它成为流放政治异己的首选之地。自隋唐至明代洪武年间，海南岛的流贬史延续了一千多年，这几乎是世界上流放历史最为漫长的地方了。李德裕、卢多逊、苏东坡、李纲等众多中国的精英人物，都从历史的中心被甩到这里，成为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的一种快捷方式，他们的不幸是海南岛的大幸。

海南人为他们设祠纪念，追怀他们的功德，五公祠就是供奉这些人文先哲的殿堂。外来的人也往往要到那里烧一柱香。在这些精英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同时，这里也有白玉蟾、丘濬、海瑞等众多的人杰走进中国历史的中心，影响着社会人文的变

迁。

海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津之地。从泉州等地启程的很多船队，都要在这里补充给养，甚至采购货品，才举帆向南洋进发。清朝后期，随着南洋诸岛的开发，海口以其在东南亚的特殊地理位置得以迅速发展，成为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前沿，成为一座具有南洋风情的美丽城市。鸦片战争失败之后，战胜方强求开放的十大通商口岸，海口就是其中之一。清末在这里设立领事馆或者领事的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，每月还有邮船经过这里前往法国里昂等地。清末以来，数以万计的海南人从这里迎着季风，踏着碧波和巨浪走向世界。

漫长的历史，积累了大量的自然与人文遗产，留下了沧桑而百感交集的记忆，使海口跻身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。海口城市发展的人文地理走向，基本上是自东向西沿着海岸线一线铺开，靠近南渡江出海口的方向是老城区，往西的国贸中心一带则是建省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城区，再往西则是2000年代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新城区。一条沿江傍海的马路几乎贯穿了整个城区。来到海口的客人，如果要进入它的过去就往东行走，要想进入它的未来则要朝西；而海口的现在就交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暧昧不清的地带上。

博爱路、中山路、得胜沙路等十三条老街，构成了民国时代海口的风貌，成为海口物质文化的博物馆。这一城区是由军阀邓本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规划拆迁，邀请东南亚华侨回琼投资兴建起来的。它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一个世纪前海口人生活的形态，凝固着中西方文化在南太平洋上交汇时泛起的浪波纹。道路两旁相互依倚的楼群，和贯通一气的长廊，氤氲着一种人间烟火的温暖，悲欢离合的伤痛与浪漫，凝固着一代代人生命的记忆。漫步其

中，你似乎就能够走进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雨季里，十字街口一次决绝的转身，还有遗落在院子里一个至今无法完成的愿望，或是一个覆水难收的结局，迷失在一种梦幻之中。因此，这里在茶楼、咖啡馆和酒店，坐下来就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，喝下去更是比别的地方多出一些令人百感交集的意思，时光里似乎总有那么一种咏叹在低低萦回，仿佛是挥之不去的背景音乐。就像咖啡里的奶和糖一样，你的人生与过去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缠混搅合到了一起，成为唱也唱不完的歌，一遍又一遍，一集又一集。

总之，骑楼老街是海口人找回自己文化身份的地方，但他们要找回自己的自然身份，还得掉头走向与此相映成趣的西海岸。那边代表这座城市自然的一极，是一个消解文化濡染，降解心灵垃圾，回复天真性情的所在。西海岸沙滩金黄，海水洁净，波涛汪洋，潮水起伏翻覆着一种永远的叹息，来自赤道的暖风，像野孩子般到处嬉戏，摇晃着风情万种的椰子树，和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木麻黄，撕扯着女人身上的衣衫与头发，甚至钻进人的怀里来，让你情不自禁，咿咿呀呀地喊出声来，把一脑子的事情忘得精光。

海口是一座城市的名称，但它更是一座岛屿的出入口。从这里出发，可以走进海南岛任何一个角落，任何一处名胜。周末假日，开车出去，一路都是风景，一路都是公园。随处停下来，走进一个村子，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景致与境遇。尽管山重水复，但也总是柳暗花明。在海口这样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安家，你渐渐就会少了对外部世界的向往，不用踮起脚尖四处张望，心里那股让你喉干舌燥的邪火也就降下来，嘴里便有了回甘的感觉，就像喝了

## H 诗路花语

## 铜鼓岭入门

■ 梁棣

怀抱中全是最纯粹的水，看上去，小澳湾比月亮湾更骄傲于一片海蓝，从未输过万里天蓝。一赤脚，碧波就把浩淼洗到你的脚下，就好像这微妙，一点也不关乎人生的偶然。上坡的时候，山路比小径还曲折；下坡的时候，打折的崎岖浓缩一个奇趣，追问你敢不敢用我们的天真胜过人类的真理。出汗的时候，我知道下一场雨能把我冲到何处。这里的雨，几乎也是我的秘密向导，就好像我努力一点，我也会成为从最深的内部走来的雨的使者。地点正确的话，生命的轮回确乎可以一用。比如，人和人微妙于对比的话，自我，就是一个地址。以前去过的地方中即使也有叫铜鼓岭的，也难不住山顶上有海风从南海不断吹来。记住，任何时候，风景才是我们的真相；同名的山水早已在不同的现场，埋伏你有一个自新，比宇宙本身还要知心。

## 南海是我家

■ 钟国深

祖先一叶舟，记下《更路簿》。祖先一张网，撒开大鱼场。祖先一滴汗，仍随风雨淌。祖先一行泪，至今泛波光。祖先一首歌，涛声依旧唱。祖先一口井，千载尚甘凉。祖先一头发，染黑万里塘。祖先一堆骨，化作千里沙。祖先一句话：南海是我家！南海风云变，滚雷当头响。海牙乱仲裁，纵菲蛇吞象。美日点鬼火，取栗必自伤。铸我倚天剑，亮剑故胆壮。磨我屠龙刀，挥刀慢恶魔。既可化玉帛，何苦动干戈。南溟风波定，商舟千帆过。和谐财源生，一带一路火。世界和平鸽，中国圆梦歌！

## H 流年剪影

## 打谷

■ 亚户

一天的收割，一天的运载，庭院里堆满了稻子，一捆一捆一层一层地往上摆，小山一般。

过去村里打谷机只有一台，这个时候打谷机师傅是最忙的，也是最有成就感的。当打谷机穿梭于村里的大街小巷，后面总是追着一群人，这是排队等着抢到打谷机的皮带，好让自家的稻子早点打完，晚了，就是深夜了。

一般的，这个任务都是落在小孩子的头上，我们只能是我或是四哥。每次执行这个任务，四哥总是做得比我好，四哥最多追过两家后就可以拎着皮带回家，而我至少四家，甚至七八家都有可能。

抢到打谷机皮带只是个前奏，真正的战斗尚未开始。

每一次打谷子的时候，我在忙碌之余，都喜欢仔细观察，悟到了点道理，现在总结起来就是“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”。

打谷机的费用是以时间来计算的，对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，每一次打谷都不亚于一场战斗。

打谷机打谷是靠机身内飞速的齿轮完成的，所以往机身塞稻子是整个战斗的重中之重，类似于主炮手，需要既沉着冷静又动作迅速的人来掌控，这就非常老爸莫属了。每次战斗，老爸总是笔直地站在机身前，稳健地挥舞着双手，稻子也在老爸双手中顺从地进入机身，机身就会喷出一堆堆稻草，稻谷则从机身侧面哗啦啦流出，老妈在一旁用木推子将谷子推开，老妈动作很是流畅，在这样的紧急时刻，还能偶尔抓起一粒放入口中品尝。

一场战斗，能否顺利完成炮击，炮弹装填是关键。打谷，要保证老爸的双手不停歇，打谷机不空转，就需要一个装填炮弹的人与老爸默契地配合，这个人大姐当仁不让。大姐手脚极为灵活，右手拿着一把小短刀，在将捆成捆的稻子送到老爸手边的同时，割开捆稻子的草绳，快了，影响老爸的挥舞空间，慢了，又得空转，每次战斗，大姐总是那么适时地将稻子放在老爸手边。我曾经试过，我的双手没有大姐那般灵活，能够在拎着稻子的同时还能迅速地割断草绳。

当然不能忽略了搬运炮弹的人，这是我们三兄弟的任务了！在三哥带领下，我们不停地把远置的稻子搬到大姐身边，并摞成大姐半身高，方便大姐拿取。那个时候，我好佩服三哥，一下子可以抱两捆，我抱起一捆就走不动了，只好拖着走。

机身内飞速旋转，机身后的稻草越堆越高，不挪走就把打谷机淹了！挑开稻草可是个体力活，还需要技术，因为挑得不准，稻草容易飞起来，有风的话就有可能飞到老爸面前，干扰老爸战斗了。这个任务，二姐三姐就是不二人选了！姐妹俩挥舞着长杆，稻草一堆堆向后飞去，飞出打谷场。

每一场战斗结束，每一个人都大汗淋漓，衣服贴身上。这个时候，我很喜欢看老妈，双手轻柔地抚摸着成堆的稻子，眼里都是喜悦，有时我甚至奇怪——老妈的手，每次拧我就让我感到疼得要掉肉的双手，竟然也能那么温柔！

## 霸王岭竹韵

■ 黄辛力

你就站在路边  
却没有被路人所关注  
人们都去看巨石  
听猿声  
赏古木了  
你无意走进我的镜头  
如一缕绿风  
一抹红云  
荡涤在我的心里  
撩拨着我生命的琴弦  
你在阳光下慢慢舒展  
阳光不能在雨林中放肆  
却在边缘装饰了你  
暖风不能给万物予重压  
却给了你美好的伴奏  
你在风中对大地私语  
流韵依依

## 为海口歌

■ 陈奋

大美琼州沐曙光，  
海风着意恋时芳。  
胸怀若谷聘遥天，  
襟宇冲和走四方。  
椰玉清心争皎洁，  
树轮展臂见昂藏。  
风姿灌灌何潇洒，  
骨性凜凜自抑扬。  
三友传馨千里月，  
角商奏雅一衿香。  
梅妆巧试添春色，  
品韵相将有豫章。  
格来客子情深处，  
赞悦天涯是故乡。

投稿邮箱  
hnrbzpb@163.com

## H 岁月如歌

## 偶遇战友

■ 江龙光

走进社会，我当过农工，穿过军装，进过国家干部队伍，最后在事业单位退休。

相比较而言，当兵最苦最累！

那时，我刚从“文化兵”转型，新的环境要求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，连续26小时，我们背负几十斤重的全副武装，行程超过100公里山路的急行军和奔袭，在夏季海南热辣辣的泥土路上，困得不行，停止号一响，立即倒地呼呼大睡，这也让我以后养成了坐着能睡，站着能睡，甚至走路也能睡的习惯。

如今，回想起来，战友之间的情谊最深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海口七层楼的华侨大厦是海口的地标性建筑物，大街上极少见到汽车，解放牌汽车随便可开进最热闹的解放西路。没错，就在解放西路上，一辆解放牌汽车过来了，物以稀为贵，行走在街旁的人立即停下脚步看车。也真奇怪，车到我跟前慢慢停住了，只见一只大手从驾驶室里伸出向我致意。我想，我刚退伍，第一次从边远的农场来海口开会，在陌生的城市里不会有人认识的，估计是司机认错了。没想到司机随之打开车门伸出手来相握。这下我看清楚了，是陈衍发，参军时与我同一连队同当班长，退伍后他回儋县当了汽车司机。尽管那天他来海口拉货时间很紧，还是坚持请我吃饭。我们当时的就在路边店吃了一餐，那美味，比起后来在高级酒店吃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阴阳情景，让我记了一辈子。

八十年代，我调到海口工作，读小学的儿子看过我发表在通什（现为五指山）文学杂志《五指山》的报告文学《樱花，总会盛开》，里面提到抗战时期的秀英港，很感兴趣，多次要求我带他去看一看。一天晚上，港口海风习习，夜幕将降临时，我和儿子向着岸边走去，迎面

遇见一大汉，是与我曾经同一连队的三班长伍书明。

过去的伍书明长得结实、英俊，如今黑了许多，也有些见老。伍书明说，他退伍回文昌东郊后，以捕鱼为生，经常船靠秀英港。他说起话来，比以前少了一份激情，多了一份凝重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就这么站着，聊了很久，后来他还跑去买了几包糖果饼干送给我儿子。我们分开后，儿子动情地告诉我：“爸，叔叔跑去的小卖店离这里好远啊！”

九十年代我在事业单位工作。一次出差经文昌兴隆镇，刚下车准备到商店买点东西时，听到小车后面有人在喊我的名字。回头一看，是我过去的老排长郑振炳。惜乎在赶时间，只能握手短聊几句。他可是我的老上级啊，看得出他有不少话要对我说，我心里真是十分抱歉。后来，我又偶遇过老连长吴孔锡。那一次是因相关武装机构认为我抓民兵工作出色，让我出席了海南第五次民兵代表会，并被大会评为标兵受到表彰。赴会时，我遇到这位已提拔到军区机关工作的老连长，他激动得拉着我的手给军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介绍一遍，其中有一句“他是从我们红一连走出来的兵啊”，让我久久难忘。

进入本世纪后，有一次，定居深圳的老战友曾玉生与朋友来海南，一到海口，他立即想起我来，但因久没联系，彼此不知对方手机号码。他找我单位，联系不上；找了好几个战友，还是联系不上；最后又通过战友的战友，在几近失望时才峰回路转找到我。有来有往，我到深圳时，除了见他，还想见另一战友赵玉平，一问，赵在香港当老板了，公司有好几家。再问，这段时间他忙得很呢，只见曾玉生说了句“不管他三七二十一”，掏出手机就拨号。当天下午赵玉平从香港赶来深圳。当赵玉平迅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，我体会到了战友之情的深重。